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大明奇俠傳

第十四回 文翰林考才擇婿 刁國舅設計強求

詞曰：夫婦非同兒戲，姻緣本是前緣。貪花愛色總徒然，天瞋怎隨人願。
女貌雖然可愛，郎才方得周全。圖謀設計反成冤，結下冤仇無限。

右調（西江月）

話說那文正聽得刑部大堂張賓到了，只是雁公子躲在他家，有甚風聲，他來緝獲，唬得面如土色，忙叫雁羽往後躲去，整衣開中門迎接。張賓入內，二人到正廳行禮已畢，茶過三巡，文翰林道：「不知大人到舍，有失遠迎。」張賓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，無事不敢造府。今有一件美事，特來奉候。」文正道：「請問大人，有何美事，敢勞大駕？」張賓道：「只是做妥了多請我吃幾杯酒就是了。」文正道：「不知大人所說何事？敢求明示，自然請大人吃酒。」那張賓拿班做勢嗟道：「聞得先生有一位千金，尚未恭喜，本部有一門上好的親，特來做媒。過門之後，連皇上都是親眷了，你道好也不好？」文正道：「敢問是那一家皇親有勞作伐？」張賓道：「不是別家，就是當今天子第一個當權的皇親太平侯國舅刁千歲，他的二公子刁虎尚未娶親。本部昨日在朝會見國舅，言及此事，托本部作伐。本部因想起貴翰有位令愛千金才貌雙全，特來作伐。望即發一庚帖與本部，好到刁府做媒，便可合婚，擇吉行禮。」文正聽了此言，心中不悅。平日知道習國舅為人橫暴，必無結果；又知雲府一段故事，怎肯允親？想了一會，又不好明回他，只得說道：「大人在上聽稟：小女多蒙作伐，感之不盡。只是小女平生為人耿直，曾立過誓，凡有人來做媒，不論貧富，只要才貌雙全，小女要親自出題，在廳前垂簾考一考他才學，方肯允親，倘若才學平常，寧可終身不嫁，斷不允親，連卑職也拗他不過。既是大人代刁公子作伐，卑職放肆，改日就請刁公子到舍面試一試，然後方能發帖。」張賓聽了，心中不悅，道：「女婿那有先考之理？只要父母作主，門當戶對就罷了，那裡費這些事！」文正道：「這是他終身大事，也要一生相安無怨，故此連卑職也不好拗他，求大人原諒。」張賓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待本部改日同刁公子到府，請面試便了。」說罷，張賓起身辭去，文正送至儀門，一躬而別，張賓去了。

文正回到後堂，將張賓來做媒的話對夫人、小姐說了一遍。夫人埋怨道：「你就回絕了他也好，又要甚麼面試，到惹鬼上門做甚麼！」文正道：「怎好明回他？據聞，刁虎乃是不學無術之輩，飯囊衣架之徒。改日他來考時，如果才情風雅，就許他也不害人事，若學問不好，他也不敢來考了，有甚麼鬼上門？」小姐在旁邊聽了，便道：「倘若來考，須要女兒出題，爹爹面試才好。」文正笑道：「自然。」

不表文府談心。單言那刑部張賓來代刁虎做媒，只說手到擒拿，開言就妥的，誰知文正如此為難。他一路回來，心中想道：「這文翰林真真書呆，放著這頭好親事，尋也尋不著，他還要面試才學！又不知刁二相公腹內何如，不知可得成呢？」不覺回到衙中，命家人去太平莊請刁虎來商議。家人領命，即忙上馬，出了城到太平莊來。不一時到了莊門，門公通報了刁虎。刁虎聽見說是刑部大堂張賓請他，想道：「莫非文家的媒做妥了？」好不歡喜。忙換了兩套新鮮衣服，備了馬，打扮得□分整齊；同張英帶了家人出莊門，上了馬。不一時進了城，早到了刑部衙門，投了帖，會了堂官。堂官報與宅門，宅門進內稟張賓。張賓吩咐道：「請。」

不一時，只見兩番吹打，開了中門，家丁分列兩邊，張賓迎出中門。刁虎忙打一躬，同到內堂行過禮，張英也過來見了叔叔。分賓主坐定，刁虎道：「連日多煩大人費心，尚未道謝，不知是何消息？」張賓道：「不敢，只恐效勞不週。今日訪世兄到來，正為此事。」遂將文翰林要面試的言語細細說了一遍。刁虎聽了，心中想道：「卻是晦氣！我自小也沒有念過書，他要面考，這便怎處！若回他不去考，又相張賓見笑。」想了一會，便硬著嘴道：「既是如此說，親事允不允尚未知道，倒要見我才學。」張賓見刁虎說話硬錚，滿心歡喜，便說：「既是世兄大才，可以面考，以見我說親不差，今日何不就送世兄到他家一考，以見我媒人的言下無虛，也爭爭光輝，臉上好看了。」刁虎本不過是信口胡吹的說了句大話，不防被張賓幾句話老住了，倒不好回他，便說：「就是明日去罷了，只是諸凡要求尊叔遮蓋才好。」張賓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二人敘了幾句閒話，刁虎告辭出來。張賓送出宅門，一拱而別。

上馬回莊，一路思想，心中躊躇：「允是允了他，但只是明日到文家怎生應考？倘若關防嚴緊，題目利害，豈不要現了相？」一路躊躇。回到太平莊，入書房坐下，卻好包成到了。刁虎將上項事對包成說了一遍，道：「想甚法才好？」

包成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明日待晚生扮作二爺的家人，緊隨左右，不是晚生誇口，任他四書、五經出甚題目，都也領教得來。那時晚生代二爺做就寫起來，就說是二爺做的，有甚難處！」刁虎大喜道：「老兄，你果然有本事代我做成，過門之後，重重賞你了！」包成道：「全仗二爺照應。」當日商議已定。

次日絕早，刁虎起來，梳洗已畢，渾身上下都換了簇新的鮮明衣服。早膳已畢，忙請包成改妝，扮作隨身的家人，同了張英，騎了馬，帶了□數個家將---都換了新衣，騎了馬，一行人出莊，不一時進城，到了刑部，會過張賓，張賓隨即吩咐道，擺齊執事，陪刁虎騎馬，一行奔文府而來。

不一時到了翰林衙署，長班忙忙通報，投了二人名帖，文翰林聽了，忙開中門迎接，二人入內見禮，分賓主獻茶已畢，張賓道：「這刁世兄文章飽學，詩賦俱佳，久仰文先生大名，今日特來請教。」文正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久仰世兄大名，實為幸會。」刁虎笑道：「幸會，幸會。」文翰林邀張賓、刁虎、張英到書房小花園內閒坐。坐了一刻，張賓道：「世兄在此請教文先生指示，不要攪亂你的思文，失陪了。」刁虎道：「豈敢。」文正不留，遂起身送張賓去了。

這刁虎在書房，只見小小書房□分幽雅：一階花影、四壁圖書，他在那裡光著眼亂哼亂念，假裝斯文。不防文小姐躲在樓上，在空中張見，見刁公子亂哼亂念，滿臉俗塵，鬼頭鬼腦，並無一點清秀之氣，文小姐見了，不覺好笑。正在窺探，忽見父親到了，小姐忙忙閃開。文正道：「今日刁公子前來面試，我見他不像是斯文模樣，還是怎樣考他？」小姐想道：「這等人，也不足考他了。」又一想：「雁公子那首詠新月的詩，本是記得。」便道：「孩兒前夜有一首詠新月的五言絕句詩，就叫他依韻和了，和得好，再來領題目；不好便罷。」文正道：「說得是。」遂取一幅花箋，寫了題目、韻腳，走到書房，便向刁虎道：「久仰世兄風雅，本不敢班門弄斧，但既蒙下顧，只得請教。老夫前日偶吟了一首新月詩，敢求教和。」遂在袖中取出題目花箋，遞與刁虎。刁虎接了一看，道：「領教。」文正送命家重端過文房四寶，擺好書案，命書童伺候，遂攜了張英的手道：「張世兄，老夫陪你外邊頑頑，不要吵了刁世兄的詩思。」

張英道：「是，是，」文正遂同張英向花園外去了。

這刁虎鋪開箋紙，假意吟哦思索。卻好包成扮家人在旁服侍，看看題目，是詠新月，韻腳是「痕」「吞」二字，足想了半會，一字也做不出。刁虎暗暗催促道：「快些來好。」

包成道：「韻難得狠，這月如何用吞字？」刁虎道：「難道不做罷了？」包成被催，便謔成四句道：「你看何如？」刁虎喜道：「有就好了。」拿來一看，上寫道：

明月當空掛，四面總無痕。

老天張大口，平白把他吞。

刁虎念了一聲佛道：「好，好，就是他！就是他！」忙忙寫了，叫書童送與文翰林著，書童接去。

不防小姐在樓窗看得明白，笑道：「也不知謔些甚麼胡話？」忙令丫頭：「下樓接來我看。」丫頭答應，下樓接了上來。小姐

一看，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該死的夯貨，謊甚胡話！讓我嘲他一嘲。」遂寫四句於後道：

皎皎銀鉤掛，纖纖玉一痕。

仙蟾非俗品，蝦蟆豈能吞？

寫畢，又添一行小字道：「改日請教罷。」遂叫丫頭交還書童。

書童呈與習虎，刁虎同包成一看，刁虎不懂，包成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去罷。」刁虎道：「為何如此？」包成分割詩句道：「他笑你蝦蟆想吃仙娥肉呢！又道『改日請教』，這分明是暗裡驅逐，笑我一場！罷了，既不允親，還在此何益？」刁虎大怒，起身就走。不防文翰林知道消息，吃了一驚，忙到書房道：「老夫失陪，為何就要回去？」刁虎怒道：「你分明辭我，倒還說此話？」遂將原詩遞與文正道：「這不是你寫的？」文正一看，忙陪笑道：「這是小女無知得罪，非老夫之過。」刁虎冷笑道：「有這一句書，難道老先生不知麼？『養不教，父之過』，非你過而何呢？」文正道：「凡事包涵，老夫改日到府陪罪。」遂邀那二人忙忙設席款待，二人只得勉強飲了數杯，快快起身而去。正是：只因一口氣，結下數年仇。

不言刁虎滿面羞慚而去，再言文正回樓，抱怨女兒道：「允不允罷了，不該結仇於他。他是個平地生波的小人，又仗著他父親椒房之寵，有權有勢，好不利害，鍾御史、雁都統二人也只為一點私仇，如今都被他害出去了，死生未保。你今日得罪了他，他久後懷恨報仇，如何是好？」小姐道：「不妨，他果然來尋我，我自有道理。」不表父女談心。

且言刁虎回莊，氣了個死，罵道：「這小賤人，如此可惡！我偏弄他到手，方泄我心頭之忿！」刁虎道：「老包，還是怎生是好？」包成道：「二爺不要慌，冷淡些時，還煩張大人如此如此，請文正到莊，這般這般，也不怕他不允。」

刁虎道：「此計好是好，不要再像前番才好呢。」包成道：「預備便了。」

不覺光陰迅速，又早秋光明媚、丹桂飄香。那日刁虎借請著桂花為名，命家人拿了一個邀單，寫了一封請帖並書信與張賓，托他如此如此。張賓受了計，忙令請文翰林說話。

文正不敢怠慢，隨至刑部。見了張賓，張賓道：「請先生駕來，非為別事。因太平莊桂花大放，弟約了幾位幕友去做詩會，特請駕主壇。此乃一時盛亭，還求勿吝珠玉為幸。」說罷，吩咐打道，遂與文正一同起身去了。

這文小姐聽得張賓來請爹爹去了，吃了一驚。正是：看破奸人多妙計，閨中也解二三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